

有没有看起来很虐，而实际却很甜的文？



目录

1 [7.26]

【完】《不成体统》我同澹泊侯嫡子大婚当夜，同我圆房的却是我的皇兄，当今圣上。

圣上以为我不知道，我的夫君也以为我不知道，因为在这天晚上，我的眼睛始终被绸带绑着。

我名义上的夫君同我没有夫妻之实，没有血缘关系的皇兄却同我当了夫妻。

赤艳的红帕招摇地在我眼前晃摆数个时辰，眼睛都要酸了，却也不见人来揭。

直至到亥时，屋外的喝笑声祝贺声由变淡到消失，我的夫君柳钰方姗姗来迟。

我虽什么都看不见，却从柳钰进来的动静中听出，他步伐极稳，一看便是不曾尽饮的。

他自然是不尽饮的，毕竟心上人也不是我。

柳钰揭了我的帕子，随后我的双眼被猝不及防地系上了一条艳红的绸带。

我以为柳钰是要羞辱我。

我们的婚约是太后所赐，柳钰不得不同我圆房，只是若真要与我行房事，就是彻底背叛了他的心上人。柳钰定是过不去心里那关，才会选择将我的容颜遮起来。

柳钰系好后没有立刻行事。

既已至此，我何苦再等？我躺下时，已生了浅浅睡意。

腰带忽然被解开时，我睡意全无，微微颤了颤。

正骑在我身上的人似乎看不得我穿着的这袭红裙，因为我听见了布料撕碎的声音。

我觉得有些冷。

可片刻后又不冷了，每一寸肌肤在被刻意亲吻之后变得发热发烫。

我有些不安，放在枕边的手有些僵着。

柳钰伸出他的右手，与我的手十指交叉扣着。

我却更僵了。

指节间传来的白玉扳指温润柔腻的熟悉触感告诉我，此刻与我欢好的男人不是柳钰。

我忍耐着，伸出一只手，抚上男人的披在身后的发丝，而后一直往上游走，摸到一支我亲手送出的玉簪。

是陛下，与我圆房的竟是陛下。

我忍得很厉害，方能控制住不开口叫句[皇兄。]

如今这状况是荒唐，可纵使天下人都这样说，唯有我是说不得的。

我不是陛下的亲妹妹，却是和陛下一同长大。在我七岁时，生父魏国公征战而亡，生母怀上幼儿恰逢临盆之际，闻此噩耗惊惧不已，一尸两命。当时的皇后如今的太后，念我是她表妹的孤女，特接到她膝下抚养，与其他公主们一起生活，也照礼称诸位皇子为皇兄。

六皇兄璟亭的性子最冷，可每每瞧见我时，都会笑一笑。

我及笄时，璟亭年满二十二，已然登基。他闲时，依旧像从前一样把我唤去他的书房，教我练字，让我抚琴，可是有一次我悄悄地去，然后在背后蒙住他眼睛，璟亭一下就道出是我，只

是也不让我松开，璟亭的手缓缓攀上我那只按着他眼睛的手，就这样与我温存着。结果太后正好来了，我看得出她不大高兴。

后来我便不往璟亭的书房去了，每日都留在太后宫中抄写佛经。陛下有一次来，我依旧躲在后头不出，静静听着璟亭说了两件事。一是旁省有考生闹事，他需要去看看，二是要册魏玥玥为后，入主中宫。

我差点把砚台给碰碎了，心下惶恐不已。

魏玥玥是我。

太后应了前一件事，后一件事自然是不应的，说太仓促，暂且压下。但是等璟亭一离开京城，为我和柳钰赐婚的懿旨便传下来了。

璟亭往回赶得再快，旨意也已经昭告遍全京城，悔不得了。

于是此刻我躺在了柳府的婚房内，只是如何都没料到新郎易了人。

璟亭不曾出一声，然而躁动的欲望通过逐渐深重的喘气声传了出来。

真是他。

我越发不安，却在一次又一次的缠绵中逐渐迷乱了意识。

璟亭不知是何时走的，但我醒来时身边躺着的是柳钰。

次日晨起梳妆好，我同柳钰一前一后上了进宫谢恩的马车，然后相对两无言。

唯有趁他不备的时候望过去，才能在柳钰清峻的脸旁上看到些端倪。

他似乎也不安，但仍选择“忠”于圣上，还有忠于他自己的爱情。

我们到陛下宫中，却闻他临时有事，不能接见。

我庆幸他有事，松了一口气，便直接去面见太后了。

见完太后，柳钰能出宫了，可我被留着，听说九公主也想见见我。我向来和九公主要好，自然二话不说便去了。

可是太监将我引至书阁时，我便察觉有不妥，九公主一见字脑袋就疼，最不爱来书阁之地的。

想见我的是另有其人。

这其人是陛下，当我远远地瞧见独坐着的璟亭时，腿险些就要软下了。

璟亭难得着一袭红色缠金衣袍，若不是姿态如常，我怕是也不能一眼认出他。

我慢慢走过去，强行压下心虚，同往常一样向璟亭行礼[皇兄万安。]

璟亭先前在垂首看书，此时闻言也并不抬头看我，只是懒懒地翻了下一页。

璟亭不说话时，连那修眉俊目都染上几分冷意。

我很不解他为何不理我。

[陛下？]

[新娘子来了。]璟亭的语调是千转万绕的，似乎隐藏着情绪。

[陛下推说今日有事不见人，可让玥玥好找。]

[不想见旁人，更不想见你。]璟亭漫不经心地合上书，终于抬首看我。

[那为何又召我来了?]

[罚你啊。]

璟亭话音落下时，我突然想起他得知懿旨时只见我一回，问我是否愿意嫁给柳钰。

我说愿意。

2 [7.27]

璟亭如今说要罚我……

扑通一下我就给他跪下了，不料璟亭眼疾手快，靴子稍稍向前，就承住了我的膝盖，不让它碰地。

……我不敢自己起，可是跪在璟亭的鞋面上又是成何体统。

[皇兄……] 我向璟亭求助。

璟亭没有移开靴子，轻声道 [玥玥这是干什么？你娇养惯的，怎好让你跪。]

[皇兄说要罚我，我受罚的。]

璟亭伸出手，示意我接过去，当再次握住他的手时，一种奇妙的感觉贯遍全身，璟亭不知道，我远远比他想象中要更熟悉他。

须臾间璟亭稍一用力，将我拉了起来，接着又一股力道将我放到他腿上，[跪久了膝盖就该发青了。]

[我膝盖不疼，站着就好。]

璟亭的语调变得温柔，然而过我耳畔的若有若无的气息仍旧是凉的，[玥玥幼时总爱让皇兄抱的，怎么嫁人了就要同朕生分了？]

我连连摆手 [不敢不敢。]

璟亭轻扬起下巴时，不经意擦过我鬓角的时候偏不让我继续避，「你我兄妹，如今想亲近还得藏来这儿，其实本不必这样的，所以朕说要罚你。」

我紧张到快把衣袂给抓拦了，「皇兄说了算。」

「朕要罚你说，昨晚柳钰那厮，是怎么弄你的啊？」璟亭的凤眸中有着转瞬即逝的阴鸷。

我脸刷的就烫了起来，因着羞赧不已，连眼眶也跟着湿热。

「玥玥怎么了？朕说笑的。」璟亭低眸端详着我的神色，扬起金线绣就的袖子在我的眼睑下轻轻贴一下，袖上的鹤尾就微微湿了湿。

我松了松，静静地盯着璟亭漂亮又华贵的袖摆。

璟亭见状，伸出三指轻捏住袖口，问我「朕穿红色好不好看？」

「天下无二的好看。」我老实道。

「像不像喜服？」璟亭问。

我哄他「喜服如何同御用的衣裳相比？」

璟亭笑了一声，单手打开桌上的一个小匣子，取出一只镯子就往我的手腕套，边戴边道「昨日你成婚，可朕都没有到场，真想看看你穿喜服是什么样的。」

我瞄了一眼身上的锦裙，说〔跟现在一样。〕

〔不一样，你穿给朕看看吧。〕

我有些局促，〔喜服没了。〕

〔噢？〕璟亭附耳问，〔为何没了？〕

你要它没它就没了。

我再想想该如何说，〔喜服被烛火烧了。〕

〔是吗？这是不祥之兆啊，看来你们的婚事果真算不得上达天听。〕

我点头附和〔嗯，不详。〕

〔既然这样，那你记住，不可同柳钰亲近。〕璟亭一步步地引导我。

〔我不会……同他这样说话。〕

〔对，朕跟你做的事，你都不能和他做。〕

璟亭这样说下来，我都要羞死了，偏又掩饰得拙劣，被他瞧出来后又笑〔不逗你了，不对，是改日再逗。九公主的确找过你，不过被朕撵走了，你来日再回宫寻她玩吧，顺便去看看太后，最后一个来见我，清楚了吗？〕

3 [7.28]

我从宫中仓皇而逃。

然后回到候府，与柳钰面面相觑，各自叹气。

然而叹完气，我们仍是要做人前夫妻的。

成亲不过数日，我们便被侯爵夫妇推着去寺里祈福，这祈的还是子嗣。

侯爵夫妇自是夫妻和顺，家庭和睦，因此跪在蒲团上感念菩萨恩典时虔诚异常。

直到我和柳钰跪下，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我们都知道求神拜佛时，只需在心中默念愿望便好，可我和柳钰双双担忧菩萨显灵，都恨不得再大点声——

[菩萨在上，若赐我子嗣，必将再塑金身。]

[菩萨保佑。]

到此地步，我已经不怕冲撞神灵了，只怕璟亭会真让我怀上一个。

侯爵夫妇虽觉得奇怪，但见我俩言辞恳切，便也不好再在佛前说些什么。

后来侯爵夫妇要到东边去看泉，我同柳钰只想着快些离开这伤心地。

[玥玥！]

我察觉到有人在叫我名字的时候，九公主已经从台阶上出现了，她边喘气边笑道[终于找着你了，我在宫里快要闷死了。]

[陛下肯让你出来？]

九公主点头道[我说来看你，他派了些人跟着我，我就能出宫了。]

那璟亭想必知道今日出来求子的事了。

九公主没有察觉到我脸色不好，继续叽喳道[来都来了，我也想求姻缘，毕竟皇兄说若我没有心上人，就要他来给我指一个了，我才不要他来指，他婚事不顺遂，还想我不如意不成？]

我恨不得捂住九公主的小嘴[快住口吧，陛下的婚事何时不顺遂了，胡说八道。]

九公主浅浅地叹了口气，然而心思很快就转到别事上[噢对了，三日后惯例是世家子弟们出来比试射箭投壶的时候，你陪陪我吧，你和柳公子新婚，也该一起来的。]

我转向柳钰[九公主约你看节目。]

九公主附和[是啊今年的彩头很不错。]

可柳钰似乎还沉浸在同我一起出来求子的哀伤中，似乎没听见我们在说什么。

[他去。] 我同九公主说。

九公主离开后，我本以为璟亭知道求子的事会很因不悦而借故宣我进宫，不料三日来毫无声息。

只是当我和柳钰一同去赴约时，场上的一个抢眼位置上赫然多了圣上的鸾驾。

无论如果都要硬着头皮去跟他请安的，否则就是失仪了。

柳钰的步伐变大，变成我们一前一后地走。

璟亭的身姿已经在视线内变得无比清晰时，忽然有人将我和柳钰叫住——

[这不是柳候的公子和儿媳吗？之前有事未能亲自上门道贺，今日见着了，就祝你们夫妇百年好合，多子多福。]

柳钰的神色有些僵。

我也很不自在。

这声量是生怕璟亭听不到啊。

我不知璟亭会如何想，就好比来道贺的人也摸不清我和柳钰，为何一个丧得像死了夫君，一个像死了妻子。

当我跟柳钰终于站在璟亭面前时，柳钰的头垂得很低，而我更是不敢看他的眼睛。

[免礼。] 璟亭声线清冷。

[皇兄今日好有雅致啊。] 我主动同璟亭说话。

璟亭闻言，打量我一眼，片刻后微微笑了笑。

应该……没事的？我想。

璟亭抬眸瞥向上空，随后将目光落到柳钰身上，道[今日天气不错。]

他顿了顿，[要不你们和个离吧？]

4 [7.28二更]

柳钰一怔，故作轻松地上前帮璟亭斟酒，[陛下还没饮酒也未醉，怎么就拿微臣来说笑了？]

酒满时，我接着道[柳钰，陛下见你久久不上场，连个拿彩头的机会都碰不着，所以才编排你，还不快去比试。]

柳钰忙对璟亭道[微臣这就去。]

座上剩下我和璟亭时，他只垂首看着酒杯，伸手时看似想要拈起杯子，下一刻指腹就稍一用力，按倒了酒杯，酒液沿着桌边滴落在他的衣摆上。

场上耳目众多，我不好亲自去帮忙擦拭，只好递出帕子。

璟亭接过后，草草地拂了几下，却也没把帕子还我。

他终于开口 [朕刚才让你帮他说话了吗？]

我不停地探看璟亭的神色 [你这样问柳钰，他也答不了啊。]

[好啊，你来答。]

我懵了懵， [和离？那我该跟太后说是候府的饭太硬咯着我了，还是园子没有宫中的大以至我不喜欢呢？]

提起太后，去又想起她在璟亭离宫时对我说的话——

[哀家毕竟养你数年，将你嫁到柳府，心中自然百般不舍。只是皇帝那日来说的话你在后头也听见了，他要立你为后，可你性子太过柔静，若居中宫，将来会有好大一顿苦头要吃。其实皇帝若说封你为妃，哀家都不会有二话，可瞧皇帝当下的决心，无论先封你什么，不出半年，始终都是会将凤印交给你的。]

回过神时，发现璟亭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

[是我刚才说得不对吗？]

璟亭摇头，道 [闲话一场，哪有什么对不对的，] 他起身，
[衣摆湿了，朕去更衣。]

璟亭离开后，我才发现他的玉佩落下了，应是刚才擦拭的时候不小心拂掉的。

御用之物不好流落在外，我拾起玉佩，便想去找鸾车，好把这东西交给掌事太监。

鸾车停置的地方有些偏，我一路悄悄过来，竟能不小心地碰见柳钰和他的心上人，柳钰看起来还有些失意。

柳钰的心上人是个四品官家的庶女，之前迟迟不定婚事，就是因为家中不肯去提亲。但如果是娶续弦，这婚事极有可能是能成的。

我忽然更明白柳钰的心思了，他肯在洞房花烛夜帮着璟亭完成那荒唐事，就是看准了我同他长不了。

胡思乱想下，我不知不觉地就到了鸾车前，我先是示意太监不要惊动车内人，然后再交还玉佩。

太监是没有出声，可是当他把玉佩递进去的下一刻，我就被抓进去了。

[你比朕预想中要慢了些。] 璟亭衣衫微乱，腰带半系半松，十分的……不端庄持重。

我顿时明白过来，忙低下头 [是皇兄故意落下玉佩的。]

[一路走来可有看见什么？] 璟亭语色幽幽。

看见……我又明白了一层。四品官的庶女本不会被邀来这种场合，可偏偏来了。

璟亭每时每刻都想提醒我，不可对柳钰生出心思。毕竟他不知道那晚的事我是了然真相的，所以担忧我心里一旦认定同柳钰有了肌肤之亲，就会慢慢生出情愫，何况还有求子的事激着他。

[我一路走过来，眼睛里只留意着看何处有圣驾，没看见什么呀。]

[装傻，] 璟亭捋了捋玉佩的穗子，[朕懒得跟你装，只说一句，朕当初不想冲撞太后懿旨，不代表事后不再使手段毁了这旨意。]

我想起前几日的事来，不禁问[你生气了？]

璟亭不答，只道[你坐近点，朕不吃人。]

我小心翼翼地挪近半寸，然后璟亭的气息肆无忌惮地笼过来，[骗你的。]

忽然被圈在怀里，我下意识挣扎了两下，却被控得更紧。

[玥玥，别动，会被人听见的。] 璟亭道。

他在担心吗？可是我怎么听着他越说越愉悦？

5 [7.29]

璟亭的确很愉悦，他轻笑时洒落在我颈窝里的气息暖而撩人，
[就这样，别动，否则被人知道你可是又要羞死了。]

[可没人敢惊扰圣驾。]

[有道理，] 璟亭松开我，伸展手臂，[不过你也不想朕一直
这样衣冠不整吧？]

定神一瞧，我才发觉由于璟亭刚才那样大的动作，衣衫已经凌乱到不堪细看了。

虽明知无人会惊扰圣驾，但我解开璟亭腰带的手总是不禁颤巍巍。

然而璟亭却很喜欢我的笨拙，我偶然抬头，总会撞上他充满着玩味的目光。

璟亭轻笑道[你我如今，可是像夫妻？]

我赌气般停下动作，[皇兄存了心要挤兑我是吗？我若答否，
是忤逆圣意，若答是，就算是对您大不敬。]

[你活过来了？] 璟亭竟会喜欢我耍脾气，他笑了笑，拎起玉佩，用穗子轻扫我的耳畔，直到我求饶才停下，[朕不逗你了，只同你说一句，不许再叫我皇兄。]

[是，陛下。]

[再换一个。]

我有些懵，再叫出口也是那一句「陛下？」

璟亭不理我了。

可他没有收回指令，我还是得帮他理好龙袍，就在我扣玉佩于腰带上时，帘子外突然传来太监的声音「陛下，今日的彩头是澹泊侯家的公子拿到了。」

璟亭微弯唇角，道「朕歇了这么久吗？」

我小声嘀咕「是很久。」

璟亭的指尖点了点手边的帕子，对帘子道「朕今日，也有好彩头。」

那帕子……我的我的。

到柳府后，我方知道比试的彩头是一支华贵的攒珠钗，来历不简单，太后当年受封皇后时所佩戴过的。

柳钰持此钗无用，他自是会选择送人的，他送给谁都好，万万没想到会是赠予我。

我很惊讶「确定是给我？」

柳钰道「一则是你配得上它，二是……以作念想吧。」

对于后一句，我有些不解。

柳钰道「我刚才决定，明日入宫觐见陛下。」

我一惊 [你是要……]

柳钰笑笑 [再拖下去于你于我无益，至于可能会得罪太后这事……以后再论吧，我先去同陛下商量。]

他说得轻易，我却忐忑又紧张。

连九公主都觉得柳钰和璟亭会一拍即合，但事实是，璟亭驳回了柳钰的请求。

璟亭驳回了……？

柳钰出宫后，与我面面相觑好久，迷茫不已。

这段时日我鲜有进宫，只是偶尔听宫里传来些不咸不淡的消息。

直至我父亲魏国公忌臣那日，一个消息不胫而走：璟亭下旨，允魏国公入太庙。

殊荣至此，我明日无论如何都要进宫走一趟了。

夜里时，柳钰又去书房睡了，我独寝倒也自在，很快就有了睡意。

半睡半醒间，我隐约听到附近有声音。

[玥玥，起来，跟朕说话。]

[不要。] 我正恍惚，什么都听不清，还翻了个身。

[你是想朕等到天亮吗？]

朕？我清醒了七分。

再清醒三分时，我一个鲤鱼打挺就挺了起来。

被璟亭凝视全程，我有些尴尬。

璟亭折身过来，凤眸里的笑意时隐时现，[你似乎对朕出现在柳府一点都不惊讶？]

[我只是……没睡醒。]

[玥玥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比如朕不是第一次来柳府了。]璟亭语色暧昧道。

6 [7.29 二更]

这么难答的问题……

当然不答啦。

于是我又躺下了，且再翻了个身，用力地闭紧眼睛，心想如果他追责，就说我以为自己在发梦。

可璟亭似乎没有追责的意思，他只是用指腹点了两点我的耳朵，[朕忽然觉得，你和柳钰和离，最好在他有些功名之后，正好南方大旱，朕会让他作为副手协助赈灾主管，五日后起身，看他能不能有些名堂。]

耳畔上透来璟亭指腹的炽热，心跳随之蓦地加快。

[玥玥，] 璟亭轻笑，[又害羞了？]

不听不听，不理不理。

一阵淡淡的幽香笼过来时，我察觉到璟亭的上身已经完全倾过来，他的脸庞离我的侧颜不过咫尺远，[玥玥，三日后太后寿宴，你记得来，不许称病，还有，你明日起来会看见桌上有新衣裳和首饰，记得穿来。]

我不禁点了两下头。

[这下你赖不掉了。] 璟亭道。

凡是大宴，官眷们总是和官人同出现的，柳钰也赖不掉。

他在马车上时竟主动搭了闲话[你的新裙子很漂亮。]

我也觉得漂亮，恨不得下车转个圈，[好看是吧？九公主又该缠着我问这是哪家绣娘做的了。]

[自然是宫中的。] 柳钰口快。

[话多了啊。]

柳钰噤声。

入宴后，太后先是把我叫到上位，细细地问我近况，又赏了些东西，还让我和柳钰挪近些。

这一挪，离璟亭也近了。

璟亭见状，淡淡地瞥了我俩一眼。

但场面总归是规矩的，直至有位舞女掏出了匕首直挥座上的荣王而去，也不知是她得罪了人所以被推出来找死，还是荣王这个浪子又当了负心人。

总之，宴上因为这一变节而混乱不堪。

荣王正好坐在我同柳钰的旁边，这样一来，我便更提心吊胆了，恨不得躲到桌下去。

可是我没能躲到桌下时——在我还站着时，不知道谁在背后推了我一把，使我直直地撞向刀尖。

可因为推搡，原本的刀尖已经偏离了荣王指向了柳钰。刀尖刺入肩胛时，我的身后只有柳钰，看着极像是我替柳钰挡了这一刀。

血迹溅出来的时候，我只想到可惜了这身漂亮衣裳，果然不能显摆。

我尚清醒的时候，看见了围过来的官眷们眼中的艳羡。她们似乎在想，新婚夫妇，果真是感情深厚。

柳钰的双臂不由自主接住我的时候，我已经不那么清醒了，眼睛半睁微闭，瞧见了一双金线缎靴正在迅速走过来。

7 [7.30]

我是被璟亭抱回宫殿中的，他谴了柳钰出宫回府，独留我在宫中，命太医日夜医治。

这些都是九公主告诉我的，因为自我醒过来，就没见过璟亭，因为他没来过我这殿中。

九公主一边给我剥橘子一边说 [你可是没看见，哎还好你没看见，皇兄他气疯了，虽然说有人行刺是很扫兴，可是真正气他的是你竟然帮柳钰挡刀。]

闻言，我连橘子都吃不香了， [柳钰刚好在我后面 。]

[可你本来不站这么前的啊。]

[那时那么乱，有人推我啊。] 我隐约记起了些不妥之处。

[没看见啊。]

[疼死了我才不要帮人挡刀。]

九公主迟疑道 [这么说，他们都误会了？]

我重重地点头。

九公主幽幽地叹气 [那我皇兄岂非白生气了？我往日里虽知道他厌恶沾上血污，却不知道他还厌恶……你身上的血污，你被抱回这里后，身上的裙子就被褪了下来好换上干净的寝衣，然后小宫女就想把血裙拿去扔掉时，被皇兄拦下了。]

[他……怎么了？]

[你的裙子被绞了……] 九公主说，[他凶得要命，我也心疼得要命。]

光是听着描述，我就被吓到了。

龙颜一怒，总不是撒娇卖乖能轻易招架住的。

九公主摆了摆手，[还不止，柳钰看起来挺冷静吧，但脑子也有转不过来的时候。他出宫后，径直进了京中的清露寺，在那里呆了整整两日两夜为你祈福，直至今早，他才出寺，前往南方赈灾。如今京中，人人都知道你们夫妇是一对绝佳鸳鸯，所以皇兄才动了真格。]

雪上加霜。

待夜色浓时，我用斗篷将自己掩得严实，然后独自出了居殿，入了璟亭的寝宫。

璟亭的贴身太监从不拦我，还在我踏入寝宫时，忽地把门关上。

可……太监并未知照我，璟亭是在沐浴。

我在氤氲的水汽中下定决心后，把脚步放得极轻，悄声靠近璟亭的后背时，我坐下来，从后往前圈住他的颈子，[六郎。]

璟亭不让我再唤他皇兄，且也不喜欢我喊他陛下，于是我便想了这个。

话音一落，璟亭的上身微微僵了僵。

他缓缓回头，抬看我，语气不咸不淡「你这是在蛊惑君王吗？」

「那也要六郎甘心被蛊惑。」

「何以心虚至此啊？」璟亭见我一直低着眉，略有不满意道。

「因为六郎生我的气。」

「朕为何气你？」

「六郎既让我解释，那便是肯信我的，」我顿了顿，「所以，我说我是被人不小心推出去的，那时匕首刚好就晃到我面前，六郎是会信的吧？」我边说边用染了嫩粉丹蔻的指尖轻轻挠着璟亭的肩膀，暗道自己越发不成体统了。

我看不到璟亭的神色，只感觉他仍是冷冷的，在等待他回应的期间，略有些焦灼。忽然，璟亭伸出手臂，顺着我的袖子往上游走，最后温热的手掌落到我的腰上。

「原来里面这么薄。」

璟亭一句话就把迷蒙的气氛搅得稀碎。

甚至他把我拽到浴池里时，我的意识都还是迷迷糊糊的，只记得道了一句「我身上有伤口。」

「太医说可以碰水。」

我不禁问道 [原来您并非是毫不关心啊 。]

璟亭有耐心一点点地拨开因被溅湿而黏在我颈间的发丝，却无心思接我的话头。他只是突然说了一句 [魏玥玥，再说一次你的解释。]

[再说一次，我也不会说错，因为本就不是编的。我还是句话，以我和柳钰之间的情分，不至于让我为他挨一刀。]

[你和他还有情分？] 璟亭的语色里隐隐透着危险的气息。

[情分又不是情意。]

璟亭的眼神略微有些游离，似乎在思考我究竟是在瞎说还是在胡说。

他思考完毕 [那你对朕又是如何？]

我低下头 [您绞了我的裙子，我不想说。]

[它弄脏了。]

[明明是您撒气。]

璟亭微扬下巴 [魏玥玥。]

[六郎急于这一时听吗？]

璟亭稍稍加重了些掐着我腰的力度，轻声道 [说得也是，朕要慢慢算账，慢慢索取。]

我忽然后悔今晚主动撞入虎口了。

璟亭亲吻我的颈子时，我用仅剩的清醒推开他〔这里不行。〕

〔在这里不行？〕璟亭眼中的欲望慢慢被隐隐的笑意替代，
〔那就是在某些地方可以，比如候府。你果然知道那晚的事。〕

后续

我察觉到璟亭很有带我重温一遍的兴致，于是尝试着离开他的怀抱，不料过程十分轻松，似乎是璟亭也有意放我走。

我顺势离开浴池〔谢过陛下邀我洗浴，我想起来还有些事，先走了〕

璟亭叫住我时，我下意识以为他要反悔，险些滑倒了，但被璟亭一把接住，也不知他是何时上来的。

〔你想这样湿答答地出去吗？〕

我怔了怔，看着璟亭随意扯过架子上的一件衣物就往我身上裹，〔忘了跟你说，太后也很担心你，既好了明日就去拜见她吧。〕

待我应承后，璟亭又道〔到那时，无论我同你说什么，你都当是第一次听，知道吗？〕

我听明白了，但是很懵。

当回到自己的寝殿时，褪去斗篷的那一刻我方发现刚才璟亭给我裹的是他的龙袍，不仅我发现了，伺候的宫娥们也发现了。她们虽神色有异，但都不敢多问一句。

毕竟从我受伤后璟亭亲自抱我回来之时，宫中的流言蜚语就悄悄地传开了，但也没传多久，就被璟亭一力压下。

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，璟亭不会任由事态发酵。

即使如今已到了势在必得的地步。

夜深睡下时，我思来想去都不明白璟亭最后的那句嘱咐。

以至于第二日要去拜见太后之前，得在眼下扑不少粉才遮得住小片乌青。

太后待我如旧，还让我多留一会。半晌后璟亭来了。

太后在时，璟亭对我生分又疏离，但当太后一进内殿更衣，璟亭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凝望我。

在我低头无言时，他还伸手拉我至身前说话。

在听到内殿中传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时，我愈发想躲，但璟亭不让我躲，他甚至道出了圆房的真相。

我是知道的，但这如今在太后宫中，且她老人家离得近，所以我必须保持初知真相的惊恐态度。

璟亭在此时松开了我，我便慌乱地小跑出太后的寿康宫。

刚踏出寿康宫，我就听到了里面传来瓶樽摔碎的声响。

我的心跳久久不缓，直至坐上出宫的轿子，我才恍然大悟过来。

这就是璟亭的用意。

让太后亲耳听到她儿子的荒唐行径，明白先前对璟亭的阻挠非但无效反而刺激着他一次次地犯禁，从而对璟亭生出失望之心。

璟亭自己更是知道，太后一旦知晓儿子底线的下限，便不会亦不敢再阻挠他。

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出了一身冷汗。

我回到候府的那些日子里，我隐约觉得璟亭派来保护我的人又多了些。

但是我的行动并没有受到影响，日常该逛哪就逛哪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听说那个四品官家的庶女成亲了，就是传闻中柳钰喜欢的那个。

柳钰的情路坎坷到我心疼。

有一天我出去买首饰，恰巧在同一间店铺遇见了那位姑娘，她温顺地对我笑 [柳夫人也在啊。]

我有心同她攀谈，于是一来二往后，双双落座酒楼。

我终于寻到话头提起她同柳钰的往事时，不料她竟下意识地嗤笑出来，「既是传闻，那便不全是真的，我同柳大人相识，是因为出京踏青时路遇匪徒，是柳大人救了我，所以才有了来往，我是对他心存感激，他也承我的回报，后来我的确对柳大人心生情愫，不过柳大人也没说过喜欢我，所以我们从未约定终身。」

可所有人都说柳钰心系她啊……罢了既然当事人都如此淡然，想必再无内情。

柳钰终于赈灾回来了，不过他还带回一个江南女子，当天就让她给侯爵夫妇敬了妾室茶。那女子温婉美丽，看柳钰的眼神更是充满爱意。

柳钰回来的第一晚，我以为是要寝在那女子房中的，不料他直接来了我这里，坐下道「玥玥，我捎回来的东西还喜欢吗？」

「都好都好，漂亮又中用，」我笑着同他说，「还没来得及贺你喜得美妾。」

柳钰总是淡淡的「你倒比我高兴。」

「你有称心的事，我当然高兴。」

柳钰点点头，问「身体好些了？」

「你瞧着像是不好的模样吗？」

柳钰笑。

候府最近风头颇盛。嫡长子柳钰赈灾有功，升了官，还是个有实职的。且日后还能袭爵，看着是前程大好的。

如今侯爵夫妇就盼着我肚子能有点什么动静，好得一个双喜临门。

结果他们万万没想到先等来的是我和柳钰要和离的消息。

侯爵夫妇以为是柳钰宠妾灭秦，惹恼了我，险些要他长跪祠堂，直至我再三申明，和离是我同柳钰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，并不是一时意气，柳钰这才不用被家法伺候。

和离那日，柳钰在晨间时亲自为我插戴好他从前赢回来的攒珠钗，道〔祝你姻缘美满。〕

〔官中不会再为你赐婚了，〕我盯着镜中的柳钰道，〔你若真的喜欢谁，可在续娶上有困难，到时官中会出面。〕

〔官中本不欠我什么，你也是。〕柳钰道。

我跟柳钰和离的消息不出一日传遍京城，一时间，各种闲话都有，但更多的是在表达百思不得其解，有说我家世既比夫家高，又曾经舍身救夫，为何突然就过不下去了。

人们热衷于议论个中隐情，直至听闻太后离开皇宫，到国寺中去休养，他们才把热议的话题换了一换。

我追去了国寺，待在太后身边侍奉她老人家。

太后原先是不愿意搭理我的，甚至不让我近神，可我日日伴她诵经吃斋，她再也搁不下冷脸来，有一次竟对着我叹气，「你是不知道深宫险恶啊。」

我知道，我知道的，我曾在宫中生活数年。可……我还是不舍璟亭。

我现在方察觉我对璟亭的情意，正如嫁人后才知道璟亭对我的执念。

没过多久，璟亭谴宫人捎来一封书信，上面只写了寥寥几字
「吾妻魏氏，可归矣」

我没有回信，只是让人捎了一方手帕给他。

在这段时日里，京中传来了一桩喜事。柳钰续娶了，娶的还是她从南方带回的姑娘。那姑娘原是一州知府的女儿，只因遇到水盗时磕到头没了记忆，才一路跟着柳钰回来。

我给柳钰送了许多贺礼，没想到他回的礼是两倍之多，说是也贺贺我。

璟亭在位的第二年，下旨册封我为皇后。连皇后册宝都送到了我跟前来。

宫人来禀，册封仪式早已备好，只待我准备周全。

我悄悄问宫人，前朝风声如何？

宫人老实交代，说前朝那边的确意见不一，有说嫁过人的女子不能入主中宫，毕竟从未有过先例，更有大胆的言官直接问璟亭，他是否夺了臣妻。

璟亭用三句话将异议悉数驳回，一是魏氏乃国公之女，功臣之后，嫁过人并不足以成为阻碍她入主中宫的理由。二是魏氏与柳家那位已经和离，何来臣妻之说？三是，既无先例，那现在就是以后的先例。

册封典礼本就郑重，璟亭更是着意添了不少东西，连凤冠上的珠子他都让人多镶几颗。

繁琐礼事过后，便是洞房花烛夜。

我也真是没料到，会和同一个男人洞房两次。

不一样的是，这次我趁他不注意，用绸带蒙了他的眼睛。

番外·小皇子视角

我叫容鈞川，是本朝的嫡长子。

母后是极宠我的，无微不至地照料我。父皇……也应是疼我的。

父皇会亲自教我读书习字，还许诺等我再大几岁，会带我去骑马。

可他昨日带母后去游湖，没有带我。

前日，他给母后带去酥酪糕，偏偏那时我就在母后宫中，发现并没有我那一份。

唉，罢了。

即便这样恩爱，可他们也有吵架的时候。那日父皇去母后宫中时，在路上瞧见我，顺路把我给捎上了，怎知一进殿门，父皇就被一个枕头掷中，还伴随着母后的一声「容璟亭，你……」

「儿子在，儿子在呢。」父皇说。

原来父皇是因为这个才带上我的。

后来没几天，他们又和好了。

父皇依旧不帶我一起玩，可是父皇不帶我玩，就没人陪我玩了。宫中没有与我年龄相近的孩子，因为连娘娘都很少。

但我很快找到新乐子了。

母后有孕，我可能要多一个弟弟或妹妹。

临盆那日，我和父皇在偏殿等，他很紧张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跟我说话。

一会问我今年的生辰礼物想要什么。

「我希望母后平安。」我说。

父皇笑「好孩子。」

一会跟我说外祖父魏国公是如何的骁勇忠良。

扯了大半夜，我终于听到了一声啼哭。

父前去看母后和弟弟之前，匆匆对我说，孩子的名字可以让我来想。

鈞卿，就叫鈞卿吧，这是我想了好两日才想到的。父皇母后竟也顺着我的意见，给二弟起了这名。

我会同鈞卿一同长大，父皇和母后也会好好地过下去。

番外•少年璟亭视角

在我十四岁那年，魏国公府生变，国公夫妇双双殒命，独留下孤女在世。

母后将此孤女接进宫里，同公主们一起生活。我只见过魏玥玥那小粉团寥寥几次，都觉得她有些怯生怕人，不像从前被魏夫人带进宫时的那般活泼好动。

所以我见上她时都会笑一笑，逗一逗她。

她后来终于肯开口叫皇兄，同我亲近。

我被父皇训诫狠了，就会想去母后那歇一歇，可母后有时不在，我就会逮到玥玥躲在帘子后面探头偷看。

我让她出来，她就出来，于是我把她抱上来，喂她吃糕点。母后回来时，还夸我会照顾妹妹。

一照顾就是好几年。玥玥的性子虽没有刚来时的那么静，但还是柔柔的，总让人想欺负。

我十八岁时入主东宫，特意问了玥玥等到及笄后，要不要当我的太子妃。她点头说好啊。

但隔日四皇子问玥玥要不要去当他的王妃，她也点头。

这没良心的。

但总不能真放任她去当了四王妃。于是我时常用些小玩意拐她到东宫来，不过她偶尔会带上九公主，真是非常吵。

母后说我年岁到了，该择妃了。我总推说再缓缓，直至缓到玥玥十五岁，我的心思又活络起来。

我想，夙愿可了了。我要册立魏氏为我的正妻，与她生儿育女，濡沫白首。